

和長到



J222.7  
426

刘生

相

著

# 行走的都市

河北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书画家艺术丛书：刘庆和 / 刘庆和书绘 .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ISBN 7-5434-3503-9

I . 当… II . 刘… III . ①汉字 - 书法 - 作品 - 中国 - 现代②中国画 - 作品 - 中国 - 现代 IV . J22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3927 号

## 当代书画家艺术丛书

刘庆和

---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深圳兴裕印刷制版有限公司制版

---

787×1092 毫米 1/64 2.5 印张 25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 定价：48 元

ISBN 7-5434-3053-9/I · 437

## 刘 庆 和

1961 年生于天津，1981 年毕业于天津工艺美术学校，1987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1989 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获硕士学位。现为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

从 1981 年起，作品曾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全国青年美展及各种邀请展，并在西班牙马德里皇家美术学院、SEPHIRA 画廊和日本东京等举办个人画展。

# 扑 面

尹吉男

对于世俗生活，如对兄弟姐妹，熟悉得很。人们对不熟悉的反倒谈得最多，比如“超越”、“飘逸”、“清拔”这类。谈得多了，似乎与活人远，与死人近。或者换句话说，与世俗生活远，与终极精神近。这是所谓“觉悟者”的一致追求。因其一致，危险也就找来了。以何种方式来表现民俗生活就凸显了人本身，成为说法的东西，不免有些可疑。这就像生刀割活肉，有机物无机化了。世俗生活是我们身在相熟之中、但又很少被凝思的“活肉”，用语言是“割”不明白的。“身在水中不知水”，不愧为先人的妙语。将世俗生活与终极精神拆成两极，是割死之例；将世俗生活与终极精神汇为一体，是保鲜之例。玄到极顶再翻落，画画儿到底画的还是画儿，“画思想”就成了狂言。春风习习，扑面而来，吹的总是面，不是心。新生代眼里的世俗生活，不同于新文人的，各有各的生动。

1998年7月14日于北京南湖渠

# 水墨的都市情怀

## ——刘庆和的画

杨小彦

我们在刘庆和的画面前，能感觉到他的直率和一种都市的幽默感；但更有一种难言的孤寂与落寞，一种淡然与镇定。他画中的人匆忙而又显得无所事事，或者相反，慵懒得使人有些许的发紧与无奈。结果，刘庆和画出了一个微观的城市生活。摸得着看得见，却真实的让人匪夷所思。

重要的是，刘庆和从根本上打破了水墨难以与当下接轨的禁忌。他不是生拉硬扯地仅仅在题材上“创新”。他是从骨子里意识到了那种都市情怀对于改造旧式水墨的重要性，把水墨这种长期与农业文明为伍的高超的技艺手段拿来说一个人在非自然环境中的际遇与感触，从而促成了水墨向当代的转型。毫无疑问，这是刘庆和水墨画的价值所在，也是当代水墨走出传统所造就的困境的一次有力实验。

显然，这是刘庆和水墨画的都市情怀，更是水墨自身的当代情怀。

1998年6月24日于北京花家地

创造的乐趣

「墨」

分工的异议

心灵的闪现

广告

旧话新语

天才艺术家

线的叙说

「唯一乐趣」与「苦学派」

1

8

12

16

24

30

36

40      45

# 目 录

## “唯一乐趣”与“苦学派”

学生与我聊天儿中说起，曾听到过一种告诫。说的是你这辈子既然选择了画画儿这差事儿，也就意味着该舍去其他乐趣了。大概学生虽已踏入美术学院的门槛，该是与画画儿结下缘分了，但对其他乐趣还有些眷恋，所以作为话题来研讨。这句告诫，似曾听说过，但从未认真想过。今天琢磨起来，所谓其他乐趣该是被视作与画画儿发生冲突的其他，或者说是属于额外享受吧！我从小就听到过此类说教，那时候脑子很爱开小差，想入非非，不知转到哪里；等回到要做的事情面前，兴趣已经不如当初了。所以经常听到，如果你怎么怎么，就别再怎么怎么之类的教训。俗话说：一心不可二用。做何事都要专一，信仰专一、

工作专一、爱情专一等等。专一是我们制胜的法宝。另外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一辈子能干好一件事情就不错了，切不可贪多。话听起来都很在理，不过我还是有些担心，担心学生们认真起来，真有了为做好一件事情而去消灭其他嗜好的念头，因为不知道将来能否有一大堆画画儿的差事儿单等着他。

让一个人一辈子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而对其他事情没兴趣，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倒退一二十年拿我就可以作证。小时候的说教起了作用，没其他事儿可做，偶然遇到画画儿的事儿就乐不可支、乐此不疲，专一地忙碌到现在。但有一点比较肯定，那就是我也没成什么事儿。

不时能听到有人把“苦学派”挂在嘴边，“苦”能形成一派，说明“苦”得够可以了。相比于“唯一乐趣”，“苦学派”对待自己更加严厉些。这个苦在于把唯一乐趣也当作苦来消受了。想想看，画家先生们原来都是紧皱着双眉，苦不堪言地为观众们制造着精神食粮。观



众不受苦，却白得乐趣，能不感动吗？然而，叫苦声多了，你会发现原来“苦”里也是有多种滋味的，有的时候它是一种谈资。苦也是有所交代的，也是有熬头儿的。“苦”资越深，享受就越理所当然，剩下的就是多多保重身体了。我女儿现在正读小学二年级，已经明白了先苦后甜的深刻道理，背上的书包一天比一天沉，但还是任劳任怨的样子，我发觉她已经有了信念。信念让她觉得苦的有奔头儿，苦尽甘来嘛！

曾经见过一幅漫画，画中一位母亲手领一个拿提琴的孩子，路遇一乞丐小提琴家正在以琴声讨生活，母亲急中生智一手捂住孩子的眼睛，避免了孩子看到灰暗的前程。如果换了“苦学派”艺术家在生活中遇到这一画面，绝对不把孩子的眼睛捂住，会让他清清楚楚地看着乞丐艺术家，并且告诉孩子，他就是因为小时候没受过苦或者是没受够苦才沦落到今天。假如“唯一乐趣”的艺术家在生活中同样遇到这一画面，我想也没必要去蒙孩子

的眼，只要告诉孩子，看到小时候什么都感兴趣、学习不专一的后果了吧？注定他一事无成。我之所以可以这样大胆假设，不怕在马路上真的遇上实例，而不顾及后代的前程，是因为，这些一事无成的画家朋友都在国外的马路边站着呢！一事已成的画家，在我国虽然不少，但是单就大学讲坛，各地画院还不够分的呢！根本轮不上他们上街。所以这类漫画始终未能出自国人之手。

“唯一乐趣”和“苦学派”向人们摆明了一个道理，即所谓艺术生活中的“苦”与“乐”都可以被视作某种代价，时不时向我们提示着它存在的意义和作用。提醒着我们只要牺牲了别的乐趣和苦学过，差不多也就成了。至于艺术的涵义、艺术创造中灵感的闪现、艺术的敏感和洞察、艺术中的愉悦情兴等都被漫长苦旅淹没了。作为一名教师，我也时常有劝学生们一些什么的企图和冲动，无奈，现身说服力有限。一方面我羡慕别人对其他事儿的乐趣，另一方面我尚没有苦尽呢！这一话题虽然

引出了我的一些想像，但还没来得及细想，提议起这一话题的学生们早就不耐烦了。除去画画儿以外，他们还有许多事情可做。比如：跳舞、打球、挣钱、谈恋爱等等。凭心而论，这个年月与一些说教相反，想让他们唯一乐趣地苦学，不太容易。



## 线的叙说

线，作为一种表现手段，是艺术处理中表达情感最直接了当的语言。在线面前，似乎所有的烘托、渲染等效果制作都处于了从属的位置。线劳动可以说是绘画行为中必不可少的动作。

在绘画中，线的表述有着不同的阶段和效果。作为造型训练中的线，是线塑造中较为单纯的阶段。从简单的线组合逐渐到复杂的线组合，都是要求如何用线来准确地圈定体积，标识界限，尽量以科学的目光对待要刻画的对象。这物与我的对照逼迫着手上技术的锤炼，并勾起我们对于物象经验体察的回忆，使人们对于线的能力容易产生满足感。而另一阶段的线则是在不甘于塑造体积的基础

上，有意地忽视体察到的依据。以线的有序和无序、舒缓徐急，顾盼留驻营造着画面。

线从“反映”到“表现”是对线的再认识过程，它揭示给我们的物象经验体察是已经提炼、典型化的生活因素。线在客观与主观、理性与幻觉、具体和抽象、结构和解构上界限越来越模糊，线的语言变得越来越宽泛。

在诸多绘画形式中，真正将线视作绘画精髓的应该是中国画。早期的彩陶器皿上的纹线处理，就已经显露出中国画在运用线方面的审美角度与其他早期绘画的不同。中国画家利用毛笔笔锋的粗细、弹性、含水等变化以及用笔的力量、速度和角度等扩大了一般硬笔仅为勾勒外形的表达能量。体现在书法与绘画这一工具上的统一，将“书画同源”更加具体化。书法与绘画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们在书画之中总能感受到一种共有的韵味，即在线中体会到“笔”，笔概括了它在与纸接触中产生的皴擦、飞白、婉转、抑扬、凝炼、流畅等多种技法，表现出苍劲、挺拔、激

烈、温柔、轻松的画面。所有这些复杂的变化都来自画家情感的调动和客观表达认知的总结。中国画家凭着对线的高度热情和对于线技术的谙熟，将中国绘画中的线推至了神奇的境界。中国画中线的语言从产生到今天，已经被世代画家注入了当下的技术和思想，无论从技法到理论都到了一个完美的境界。

今天的我们该怎样看待中国绘画中的线处理，怎样看待线的独立性，怎样看待中国画这一完整体系，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生活与创造这一主题。假如我们依赖于这个完整的绘画体系，对于线的热爱超过了绘画其他方面甚至超过了艺术本身，我们就可以随手翻出一本线的索引找到某某描、某某皴，依此去寻找合适的表现对象。情感的表达为了线而表示，又受到线的制约。线做到了完美，却与生活保持了距离。

“线”最具生命力，最能贴近创造与接受心理。他把创造者的心理活动不加任何掩饰的流于笔端，裸露在观众面前。随着科技成果